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九

晉書

唐太宗文皇帝

御製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茂校

列傳

后妃

史臣曰方祗體安儷乾坤而合德圓舒循畧配義曜以齊明故知陽燦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宣穆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盖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

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
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
稟資天縱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
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
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
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揔百官于
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
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展各免華
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
矣

王祥王覽何曾何劭何遵石苞石崇鄭冲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爲德本王
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
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怙牛士
不怙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
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
競爽春畦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
之外撞鍾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
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羊祜杜預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陳騫裴秀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乏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僚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爲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衛瓘張華劉卞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

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
固以赴蹈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
承劔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宗室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舍和宗室之望新蔡
遇禍忠全元喪譙門殉義力屈志揚勲自貽戚名隕
身亡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宣五王文六王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良亦克已澹謔
凶魁彤叅豐始幹雖靜退性乖恒理彼美有獻卓爾

不羣自家刑國綿武經文木摧於秀蘭燒以薰

王沉荀顗荀勗馮統

可惜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既形悔吝斯及
有莘之勝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
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
人爵在魏叅席上之珍居晉為幄中之士桐宮之謀
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
豫讓之刑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
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質絲因家乏
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

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
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
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
毒溲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
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猜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
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
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
褻闇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
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與謠踰里成誅最之階禍又已
甚焉馮統外騁威施內窮狙詐斃攸安賈交勗讐張
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
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
矣

賈充郭彰楊駿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
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
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
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
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
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

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
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
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
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魏舒李熹劉寔高光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
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
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
歟

王渾王濬唐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
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邁征渾旣獻捷橫
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
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
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
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
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宸數亂彝倫旣爲戒于功
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濬遂驕父之褊心垂
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

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山濤王戎郭舒樂廣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其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厥生自貽伊

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組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暎將聖事聿躋指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悞夫能立志者也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石鑿温羨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傳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

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
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
之規子若之儒素爲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
不亦宜哉石鑒以公亮升温羨以明寤顯屬于危亂
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侯史光何

攀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
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
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劔馳書北闕敗

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
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
之志崔洪愛郤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
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劉頌李重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
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
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
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
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

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疊疊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濟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向雄段灼閻續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寃然皆懼亂政之叅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忠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栾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阮籍稽康向秀劉伶謝駝胡毋輔之畢卓王尼
羊曼光逸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意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蹠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

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
蔑玉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
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
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
外棄而不存是以堯舜縱許由於埃壘之表光武舍
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
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
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
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
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
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
終始愴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
遺事附于篇云

曹志庾峻郭象庾純秦秀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
叙彝倫武帝納姦諂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
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
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抗言鳳闕
忤犯龍鱗身雖斃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
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

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
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皇甫謐摯虞束皙王接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
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耻確乎不拔斯固
有晉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旣戒奢
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
皙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
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
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旣厄於從理皙乃年位不充
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
天枉未伸驥足嗟夫

郤詵阮种華譚袁甫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
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乂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適
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里褻然應召對揚
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今思行已徇義
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
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愍懷太子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忠愛既深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噐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踈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寃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陸機陸雲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荆衡之杞梓挺瑋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噐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接火

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竒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臣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夫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夏侯謚潘岳張載

史臣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

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
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曠潘
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
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
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
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
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
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
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竒於張敏濛汜之詠
取重於傳玄爲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

捕光王府棣萼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異

遺文非徒語也

江統孫楚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爲其
寇徒戎之論寔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
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
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彪位隆端右
竭誠獻替惇遺忽榮利聿脩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
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
媿色覽其貽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

茂苞忿奔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諒自
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
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懼
元子有匪躬之節豈以徒文雅而已哉

羅憲勝脩馬隆胡奮陶璜吾彥張光趙誘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白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
而一節羅憲勝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服出領嶠
而揚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
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興之智勇玄威之
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硜北審楊欣之必敗

譏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昺屈其深謀
陸抗竒其茂略薪樞之任清規自遠輦鼓之臣厥聲
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
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

周處周訪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卽君子背之卽小人周
子隱以跡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
間終能克已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亡軀可
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畧冠於
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旣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

思難斯爲隘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筵等負雋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疆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剋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僞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八王

史臣曰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摠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豔妻過聽構怨連禍遞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遄及嚴誅偉哉武閔首創宏謨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愆功虧一篑奄稚殘賊章度勤王效立名楊合從關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俱爲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

自取

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含張方閻鼎索靖賈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閻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伸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獷狄而西遷彼旣靈慶攸長此則禍難遘及豈愍皇地非奧主將繼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周浚成公簡苟晞華軼劉喬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忠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劉琨祖逖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

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
鷄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
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矣統三后流亡遞縈
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
跡弛易情谷運竒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
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
松而立節威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
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
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囹痛哉士雅叶
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爨笠轂徒招惜矣

邵續李矩段匹磾

魏郭默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
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
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
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
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篲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旣
拔迹危亡參陪朝伍忿因毗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
豈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
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
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

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武十三王元四王簡文三子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疹瘁遂使茫茫禹迹咸窟穴於豺

狼慄慄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藉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航荒麴孽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斁終乃宗社淪亡元顯以童卯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茂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凶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旣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王導

史臣曰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蘓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盖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劉弘陶侃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縮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歛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掇孔羣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稜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

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
之列超居外相宏摠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拆釋
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
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
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
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
徵

溫嶠却鑿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
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

萊弗之加也旣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
里投軀而弗顧徼窳千群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
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
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
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
盜幾移國乎道微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
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爲飾援高人以同志抑
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
風矣

顧榮賀循楊方薛兼紀瞻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才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緝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傳朝望特隆遂使鑾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顛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垂容衆非先王之

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
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
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踈致物情於解體
權臣發怒借其名以擔師旣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
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
閑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腴能約威以高才雅道
叅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盖
事君而盡節者歟顛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
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應詹甘卓鄧騫卞壺劉超鍾雅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
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
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旣而
人撓其謀天奪其鑿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壺束帶
立朝以匡正爲己任褰裳衛主陷忠義以成名遂使
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
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
巨滑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爲
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井雖高赫在難彌恭
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孫惠熊遠王鑿陳頽高崧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
王耀竒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
金行不兢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
委質之貞闇於所修之慮本旣顛矣何以能終熊遠
王鑿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椽桶之佐乎崧之詆
溫頽之距結挫其勞後之策申其汝穎之論採郭嘉
之風旨挹未育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
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郭璞葛洪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細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
住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竒襲文雅於西朝振
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
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
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
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
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
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
頽心委運何至銜刀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
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
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
忘倦納竒冊府摠百代之遺篇紀化仙都窮九丹之
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
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庾亮

史臣曰晉暉元規參闡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溱
波方駕搢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
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撥本
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蘓祖尋戈宗祧殆覆
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

庾氏之子爲
桓詒誅滅可
爲擅權專殺
之或

犯順則與夫台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
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懌恣凶懷
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桓彝

史臣曰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
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
揚芳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
至夫基構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逡巡於內輔豁陵
厲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并城
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温為亢

極之資玄途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擅臺之
亂甯俞之忠無救奕棊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王湛等袁悅之祖台之荀崧范汪范甯劉惔張

憑韓伯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

佐叶宣星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

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

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動懋績

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

遠冲矜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

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
允釐於衮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
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
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于時彊場多虞憲章罕備天
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覆餗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
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繡栢雕楹陵
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物於帷房亦猶犬彘腹肥不
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
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崧則思業該
通緝遺經於已紊汪則風颺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
摧而言俱爲雅士劉韜雋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
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王舒王虞虞潭顧衆張闔

史臣曰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爲大
俠之首酈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
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
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
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感之辰龍莞爲出內之端
鯁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陸燁何充褚裒蔡謨諸葛恢殷浩顧悅之蔡裔

史臣曰陸燁等全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
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祗悔而充抗言孺子
雖屈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導揚於末命頻參大議
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
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
俟以安危及其人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摠戎律
唯聞感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竒正
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
止足寘以刑書斯爲過矣

孔愉丁潭張茂陶回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蕩之材邀締構
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
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
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
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
宜遠明鬻賣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謝尚謝安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
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展資之以端拱
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爲謝氏乎簡侯任摠中臺效

彰分閩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旣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禡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暮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番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爲高石奴以褊濁與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澗頽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王羲之許邁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兢其工拙伯英臨池

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干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遜蔡豹羊鑿劉胤桓宣毛寶劉遐鄧嶽朱序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畧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騫乎咸和之後雖人不

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陳壽王長文虞傳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于寶
鄧粲謝沉習鑿齒徐廣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苗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帥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稽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

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勤成之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借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筭宇重軒之下施林連榻之上竒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顧和袁瓌江迪車胤殷覲王雅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

於清虛骨體譽諤之風盖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
違顯命山甫獻誠謹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
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
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
常之舉殷覬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
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
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
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
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
心垂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
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
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檀憑之魏詠之

史臣曰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
先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
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
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羲熙天啓之
資建大功若轉圜翦群凶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

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勅敵因機效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張軌張祚

史臣曰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縮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孽陰傾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涼武昭王

史臣曰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疏洎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

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史論贊輯要卷之九終

蘇白卒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

晉書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孝友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
談是知人倫之本用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
異才流勳致其感通含哺伸其就養載昌賞其清韻
陸雲嘉其茂德王哀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
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
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

庭園居喪之禮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
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
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
之復讐仁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
毀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
茲王延叩水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
倫輩其餘群子并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
其宗流同斯志也

忠義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

謂死非其罪也偉元耻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
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卽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
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爲百行之先者乎且
衷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
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
紹者以死難獲譏楊推言之未爲篤論夫君天也天
可讎乎安旣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
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良吏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罽

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潔已克勤顏
遠之申寃緩獄鄧攸羸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
晉代良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
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纒絕其奔走者
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
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
帝收雷霆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旣已在我欲其罵
人者歟

儒林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宇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

師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後若仲寧之
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
博之漱流枕石鏟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
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
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叅機務明王賞其
博聞出蒞邊隅獷狄歛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
朝權貶石抵溫斯爲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
悲夫

文苑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

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大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覩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棗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邁邁夙備成德稱爲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秘籍踈足下寮綺詞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克之學箴信清壯也去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贍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外戚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繾綣恩私駢蕃任遇憑寵靈

而逞欲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也即胃易家承世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既塵清論有戮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隱逸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蹶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夙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並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間猶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揚宣頌其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爲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藝術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磨知有晉之二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求游諸夏什旣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攘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烈女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符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頽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思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僞篡之妃捐生匪吝宗幸抗情而致天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劒如歸異日齊風可以

激揚千載矣

四夷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隙自古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疆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

新降接帳連鞬克郊掩旬旣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群振鴉響而挺灾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䟽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羌之舊宇綱踈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夙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遽天於姜聰高節不群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

規未聘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下晉乎且
渾虜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
鬼胤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
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
信矣

王敦沈充桓温孟嘉

史臣曰桓温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
人夙標令譽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
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峩獨尅之功有可稱矣
及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

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搃戎馬之權居形
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
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聯睨漢廷窺
覷周鼎復欲立竒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
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
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
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
噐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
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
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賚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勲迹既
陵上志亦無君罪浮泥獍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
內侮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桓玄卞範之殷仲文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
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
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
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
之醜營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
兵內侮天長喪亂凶力實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

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
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卽
戮更延墜歷復振頽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闔于天祿
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
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
享鴻名允篋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
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
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杜曾杜弢王機祖約蘇峻

孫恩盧循譙縱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禍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儻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典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灾殄滔天雖焚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北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陳元達劉曜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筭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啟

興王之略骨都論尅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
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
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摹雖復石勒稱藩王彌
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辨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
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
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旣摠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
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爲
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人方轡並后載
馳闡豎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
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

忠貞於戎手聚摺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衆舊
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
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
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
旆乘時與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
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
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
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
庾珉之淚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
爲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

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
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
虓勇連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
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蹇偃和苞獻
直鄴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
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霄奔酌戎杯而
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
甚也

石勒石季龍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
孝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
人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
不嘯群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羗渠見奇醜
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
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
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
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
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
遠蟻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
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讐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

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枝竒材而竊徽號擁
 舊都而抗王室褫氊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
 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
 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
 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
 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聘梟心於狼性始懷怨對
 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
 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
 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戮
 取笑天下墳土未燧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
 晉國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
 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未嘗之
 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慕容氏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配虜彙生隔闕諸華聲教莫
 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盖常性也自
 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
 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庖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
 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
 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

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螫賊既而二帝邁平陽之酷
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
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
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
乘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
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竒
略于時群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
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
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騫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
文推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

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
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縉谿壑難滿此之謂
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
原燕王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
拔堅城氣讐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
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
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
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逾臣挫謀於是陷
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

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投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媼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脩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軻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符氏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鼉龜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全

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閔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旣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摠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灾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未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翦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

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
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
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
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
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復諫
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耻五運之
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
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
疑山䟽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
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兇
宗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
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
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
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
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姚氏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
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
厭亂凶旅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
暴王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

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
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符
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挫
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奸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
新營雖云効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
斯爲幸也子略剋摧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
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以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
瓜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僞蜀夷隴右
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
焉旣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

赫連專已生來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戩
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聘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翻
崇詭說加殊禮於柴門當有爲之時隸無爲之業麗
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
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僞境日侵寧堪未貴之役儲
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
天喪也元子以庸悞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
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
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李氏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
后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况乎巴濮
雜種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
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
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犍同聲雲集殲殄蜀漢
荐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爨盖上
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竒偉推
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
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
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修茂範而
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
疆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
巢之變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灾期
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籍世資窮
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
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
理均於困獸斬關霄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
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呂氏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符氏乘釁竊號神州

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服遐征鐵騎
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瑯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
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未固運銷群
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戛結六戎潛窺鴈
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爲
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
叛瞋目甫爾釁發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
狡職爲亂階永基庸庸而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
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
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僞爲忠鳴檄
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
功可立郭廢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遂烏孤無所窺其
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
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慕容垂等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
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
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未固受之而以禮道
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

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啟斬飛龍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霄逸收羅
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竒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
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
裡宗僭儼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
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倚拔而傾
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
餘裕伊媿於西鄰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
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
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符文武不墜韜光
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
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於匡牀玄妻
之姿見竒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
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蕞壤宗祀夷滅爲
馮氏之驅除焉

乞伏氏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
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器未窺
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
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

非雄傑幸以寬厚爲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禿髮氏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疆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符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僂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列旣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衄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爲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溪異代同亡其於僂檀見之矣

慕容德等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劔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

以弘風延讜言而厲已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
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
讒佞進暗聽受而勲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
豫而貽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
人謀非不幸也

沮渠蒙遜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陬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
懷仇弼之寃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
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
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赫連勃勃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
緣閭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
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
英賢闖關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竒姚興覩之
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
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
朝臣部內囂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
其嗣非不幸也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卷之十終

